

蒋寅 ■ 著



清代文学论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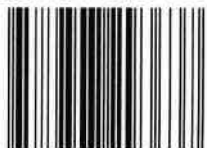


Q i n g D a i W e n X u e L u n G a o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上架建议：古典文学

ISBN 978-7-80729-363-7



9 787807 293637 >

定价：28.00 元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清代文学论稿

Q i n g D a i W e n X u e L u n G a o



蒋寅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文学论稿/蒋寅著.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0729-363-7

I. 清… II. 蒋…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 中国—清代 文集 IV. 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7055 号

书 名 清代文学论稿

著 者 蒋 寅

责任编辑 樊 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 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桐霞路 180 号 邮编:226300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309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363-7

定 价 28.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3-80237871)

自 序

如果以读研究生作为学术研究的开始,那么我研究古典文学已有二十六年。虽然我常被视为唐代文学研究者,但实际上我致力于唐诗研究不过十年,而用功于清代文学却已近二十年了。从1990年开始做清代诗学文献的调查,1993年写完《大历诗人研究》后,就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清代诗学研究上,由考索清代诗学文献入手,进行王渔洋和清代前期诗学的研究。十多年沉潜的结果,凝结为《王渔洋事迹征略》、《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和《清诗话考》三部专著。虽然每年仍发表一二论中唐诗人的论文,但那都是多年形成的想法慢慢写出来,远不如对清代文学这么全力以赴。这一选择和转向,基于我对生活、对学术的理解,也基于我对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的认识。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内容,作为学者的个人经验殆不足道。若从学术目标的确定来说,倾注精力研究清代文学,则是基于我对学科发展现状的判断。

相比日渐趋于饱和的前半段文学史来说,后半段文学史留有太多的空白。清代文学尤其是清代诗文词曲和文学批评,还有大量的作家、作品无人问津。学术投入的这种不平衡已深刻地影响到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我们知道,对上古文学的评价是与中古文学研究相联系的,而对中古文学的评价又与近古文学研究有关。毫无疑问,当代文学的日益延长和丰富,同时在压缩现代文学的分量和自足性,明清文学史的不断充实也必将改变我们对之前文学史的看法。这就是T·S·艾略特所精辟指出的,“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他完全的意

义”，“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传统与个人才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清文学不清楚的文学史就像是一副不全的骨牌，每张牌在哪儿还不确定，要待牌齐全后（这是相对而言的）才能落实。六朝时期的陶渊明，是到苏东坡出来才排定他的位置的；李颀、刘长卿、韦应物、黄庭坚、元好问、王彦泓这些诗人的位置，恐怕也要等明清文学研究透了，才能准确定位。所以到今天，即使为了唐宋以前的文学史，也必须研究明清文学，更不要说唐宋以前的文学田野耕耘已久，渐多重复，开展元明清文学广袤田野的作业是势在必行的。

我之所以选择清代诗学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现有的古典诗学研究著作大多依托文学概论的框架，将诗话材料填充进去，结果像是用诗话材料印证了若下一般文学原理，而真正属于诗学本身的理论问题却很少被触及。这种情形让我为古典诗学的丰富性被严重遮蔽而感到遗憾，同时也激发起我研究古典诗学的冲动。既然要研究古典诗学，就不能不涉猎清代诗学著述，就像治经学必从清儒入手一样。清代毕竟是集古代一切学问之大成的总结时期。而从另一方面说，学术研究的长期投入，是必须有强烈的兴趣为动力的。研究清代诗学首先可以满足我的阅读兴趣，因为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书非常丰富。其基础是民国间著名学者兼藏书家张寿镛后人捐赠的约园旧藏，以历代总集、别集和通俗文艺书籍最具特色。何其芳先生任所长期间又购进大量明清别集、戏曲小说和诗文评类著作，研究清代文学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整排书架的清诗话和一整面墙的目录书志直接激发了我阅读和考索清代诗学文献的志向。

实际上，从还在写作《大历诗人研究》的1990年，我就开始调查清代诗学文献的传世情况了。通过检阅馆藏的所有公私图书目录，托友人复印查阅国内外图书馆的书目，以及出差、开会顺便到各地图书馆访求，四年后我已编成一份收见存书八百余种

《清代诗学著作简目》，不仅著录现知的所有版本，凡孤本、珍本还注明收藏机构。在《中国诗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五辑发表后，颇为同道所嘉许，以为治清代诗学从此有门径可入。通过这番考察，我同时也掌握了王渔洋著述和顺康雍三朝文献的收藏情况。从1995年开始，我就投入到三朝文献和清诗话的阅读中。先是本所和历史所藏书，然后是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以后是地方和大学图书馆，一家一家地访读计划范围内的文献。

1997年我受聘为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又得以获见东瀛所藏的一些稀见清集和诗话。京大收藏汉籍之富甲于日本，我在一年任期内，除几种常见书外，看完了校图书馆、文学部图书馆中我前所未读的全部清集，光留存以备查的借书单就有325种。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图书馆一直在整理，到我离任前夕才开放，只在阅览室读了几十种较少见的清人别集。平时课余将《王渔洋遗书》中的资料陆续输入电脑，到2000年撰成《王渔洋事迹征略》一稿，凡与王渔洋有关的资料，只要有年月可系，巨细无遗地罗列出来，有些年份王氏一天一天的活动都有记载。不止一个友人说，古代作家年谱从来没有做得如此详细的。我的想法是，像王渔洋这样一位达官、名作家、批评家、文坛领袖、学者、老师，一部详细的年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东西，比如一个清初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一个诗人兼学者的读书、写作密度，一个批评家与作家交往及编辑、评论其作品的经历，一次旅行的行进速度及写作量，等等。这些内容无论对社会史或文学史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对作家研究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在编撰《征略》的过程中已形成若干有趣的题目，像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的关系、王渔洋对清词中兴的推动作用、王渔洋与清代古诗声调之学、王渔洋诗学与其藏书的关系、《唐贤三昧集》与神韵论的完成等等，大多是有开拓意义的论题；类似王渔洋与钱谦益、赵执信的关系这样的老题目也有全新的发明，这些研究最终形成《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一书。

严格地说,《王渔洋与康熙诗坛》是一部文学史研究著作,而不是作家论,所以导言题为“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文学史原是研究文学发展过程的,中国文学的历史漫长而复杂,不同时代的文献资源为我们进入文学史过程提供了不同的条件,而明清两代的条件无疑是最为优越的。对清初文献的初步阅读,已让我树立起一个信心:治清代文学,只要肯翻书,肯思考,几乎没有弄不清楚的问题(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方面容有例外)。明确这一点很重要。以前读先秦典籍,每考虑一些文学问题,便遇到难以确定作品年代和时代背景的困惑。甚至唐代文学研究也很难避免这种遭遇,以致一些有意思的看法只能停留在初步推测和假说的阶段,一想深究便苦于文献无征。我写作《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一文时就隐约感觉到这种局限,所以在“余论”中作了保留性的交代。我的确不敢自信论文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立,毕竟材料太少,只能姑妄言之。清代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丰富的史料足以让我们深入到文学史的具体过程中去阐明其细节和深层的结构要素。这是清代文学对研究者的特别恩赐,我们应该心怀感激,充分领受这份恩惠,将研究深入到文学史的具体展开中去,为它提供一个忠实、细致而贴近历史语境的描述和诠释。这或许是文学史研究中最有价值、最有魅力的工作也说不定,起码我已体会到了它的魅力。

在考索王渔洋事迹、研究王渔洋诗学的过程中,我实际上已完成了清代前期诗学文献的阅读,一个日渐清晰的清初诗学轮廓呈现在我眼前,让我产生描述它的冲动。虽然清代诗学研究近年出版了若干种论著,但仍存在不少有待开掘和展开的问题。在本所重点项目基金资助下,我开始了“清代前期诗学史”的撰写,希望能勾画一幅虽未必简明清晰但会相对丰富的清初诗学图景,一段包含更多问题和内容的诗学史。日后还会向清中叶、后期延伸,最终完成整个清代诗学史的研究。研究清代诗学的乐趣是可以总是读新鲜的书,接触新的作家和作品,获得新的资料,产生新的想法。这确实是非常愉快的事!虽然我很佩服多少年钻研一

部书,打一眼深井的专家,但我的性格不适合做那种研究。清代诗学比较适合我,大量的阅读可以让我对课题保持一定的新鲜感,从而激发思维的活力。由于问题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历时性的展开更能凸现历史的连续性,并激活以往的知识积累,一些诗学命题的形成、发展过程便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浮现出来。自从涉猎清代诗学,我电脑里论文的题目就急剧增多起来,陆续写成一批阐释中国古典诗学基本理论和命题的论文,后来结集为《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一书。这些论文使我从唐诗中获得的艺术经验与从清诗话获得的理论命题融会起来,经验得到升华,理论则得到印证,我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经验形态和理论品格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研究清代诗学,时常需要调动以往的知识印证比照,这就促使我不断反思前代的诗歌,对诗歌史产生新的看法,形成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1996年我去台湾参加第三届唐代文化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韩愈七古的声调分析》一文,就是研究清代古诗声调论的副产品。清代古诗声调论,除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中有过部分评述外,学术界再无人涉猎。通过梳理清代研究古诗声调的论著,我发现清代的古诗声调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总结、提出规则,到补充、修正规则,再到改造、扬弃规则的认识过程,其学理的展开有着清楚的逻辑。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诗论家们热心探讨古诗的声调规则?又是什么理由让他们放弃了这种努力?其核心问题是:古诗声调究竟有没有规则?清人提出的规则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带着这些疑问,我以韩愈诗为标本作精细的统计,终于得出明确的结论,对清人提出的古诗声调规则作了有根据的判断。这项研究虽是为寻求理解和评价清代古诗声调学说的学理基准而做,但于唐代古诗研究不失为一个有参考价值的个案。

类似这样的回溯性反观和验证,经常触发我对唐诗的思考,形成更有历史纵深感的论述。近几年我写作的唐诗研究论文,大多是这样产生的。由于跳出唐诗的框框,从整个古代诗歌史的走

向来观察,往往从旧题中发掘出新义,或从寻常材料中看到不寻常的历史意义。比如权德舆这位作家,学术界一向很少注意,我正是通过上渔洋研究引发的对文坛盟主的思考,对权德舆及其台阁诗人群的诗史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进而对贞元诗史的进程作出新的描述和解释;后来,仍然是在清代诗学的研究中,我又萌生了对权德舆赠内诗和早期创作的看法。《权德舆集》是唐代较完整地保存了作家创作全貌的少数别集之一,存有大量权德舆青少年时代的作品,还有整整一卷赠内诗,它们为研究作家心理的成长和家庭关系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种研究思路的获得,往往依赖于对整个古代诗歌发展过程的全盘观照。清人讨论的问题基本包括全部古代诗史,治清代诗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全部诗史的摸索,以往积累的零星知识和问题不知不觉就一点一点连缀起来。先师程千帆先生常说,做学问既要专,又要通。我的体会是,专而不通,眼界易陷狭隘,虽专而必不能深;通而不专,则泛滥无所归,似通而不免空疏。两者实际上是互为表里,互相依存的。写完《大历诗人研究》时,虽然很想恪遵师命,继续做贞元、元和诗研究,但感觉无从下手,无话可说。研究清代诗学十多年,却陆续写了十几篇中唐诗论文,形成对中唐诗歌的整体看法。正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学问实质上就是在旧学和新知的不断摩荡和激发中酝酿出来的。

我对清代文学的研究本来集中于清初,着眼于具体的作家和著作,所作论文也都是作家的生平考证和诗学研究方面的,2002年协助傅璇琮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清代卷由我负责,有几个题目无人承担,无奈之下,只得自己操刀,因而就有了《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清代诗文集的类型、特征与文献价值》等论文。而《清诗话与小说文献》与论黄承占、汪端、郑珍三文,则是为参加散文、小说、女性文学及地域文化的学术研讨会而撰写的,基本上都是学界很少触及的问题。也正因为都是筌路蓝缕的作业,考证、论述都不免粗疏和肤浅。蒙姜小青先生垂青,嘱将近年写的清代文学论文编个集子,

遂从历年发表的六十篇清代文学论文中选择内容较独立的十五篇，略加修订，分为两编，上编为综合性论述，下编为作家研究。凡是为清代诗学史写的论文都没有收入，但不排除部分内容相关，如论清代诗学史分期一篇。

我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后记里曾提到，我对学术的基本态度是志在高远，脚踏实地。至于说具体的学术追求，则可以“平正通达”四字尽之。“平”是本着平常心考量历史，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不诡不随，既不矫激立异，也不多愿趋时。“正”是坚守学者的独立品格，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同时坚持文学本位的学术立场，不走偏锋——这是基于我对中国文学研究水准的不满，我们对文学本身的研究还十分薄弱，需要文学研究者倾注全力。“通”不只是上文说的前后贯通，还要古今贯通。对现实生活漠不关心或缺乏清醒的认识，便意味着欠缺人文学者的基本素质，更不要说远大的文化抱负和学术追求了。“达”指具有良好的感受、理解和思考能力，同时兼备良好的表达能力。不仅要把问题想透，还要能说得透，所谓“辞达而已矣”，简练精确而又明晰晓畅的学术语言，是我向往的境界。这“平正通达”四个字，看似简单，却不很容易做到。为此我一直努力，如太史公所云，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目 录

| | |
|-----------|-------|
| 白 序 | (1) |
|-----------|-------|

上 编

| | |
|------------------------|--------|
| 清代文学的特征、分期及历史地位 | (3) |
| 科举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 | (22) |
| 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 | (60) |
| 清代诗学史的分期 | (85) |
| 清代诗文集的类型、特征与文献价值 | (104) |
| 清诗话的写作方式及社会功能 | (126) |
| 清诗话与小说文献 | (149) |
| 清代诗学的研究方法 | (164) |

下 编

| | |
|------------------------|-------|
| 邹祗谟生平事迹辑考 | (179) |
| 叶燮行年考略 | (210) |
| 叶燮的文学史观 | (250) |
| 《逃禅诗话》与《围炉诗话》的关系 | (273) |
| 黄承吉及其《梦陔堂文说》略述 | (287) |
| 江端诗歌创作与批评初论 | (304) |

| | |
|----------------|-------|
| 郑珍诗学刍议 | (339) |
| 论文初刊杂志一览 | (353) |
| 后记 | (355) |

上 编

清代文学的特征、分期及历史地位

文学的历史虽是生生不息的永恒过程,但在一定的时间内却呈现为某种明显的历史、文化特征,文学史家根据这种特征划分出文学史的时代。在许多时候,文学史的时代并不和王朝的起讫相吻合,但在一些时期,由于王朝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特殊性使得孕育于其中的文学史具有一种相对的自足性时,以王朝为单位来叙述文学史,就变得简明而有效。清代从长时段的眼光来看,往往被视为现代性发生和社会转型的时代,清代的历史因而被分割为分属古代史和近代史的两段。但如果从文学史的眼光来看,则清代正是古代文学史的终结,现代文学的脱生。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黄昏,西天的晚霞依然灿烂,但夕阳的余晖终究不能使古典文学的天空更加绚丽。二十世纪伊始,古典文学衰亡与现代文学孕育相交织的文学史,在黄昏的挽歌中迎来黎明的欢欣。

一、清代文学的历史地位

自元代虞集倡“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之说,焦循《易余籥录》历举商、周《三百篇》、楚骚、汉赋、魏晋六朝五言、唐律、宋词、元曲、明人八股为“一代之所胜”,而没有提到本朝。相比往代,清代确乎难以举出公认的代表性文体,似乎什么文体都有成就,又似乎什么文体都缺乏有力度的创造,让人感到

清代文学缺乏特点。如果硬要举出清代文学的特点的话,这缺乏特点本身或许可视为一个特点。正如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指出的:

清代学术有一特殊的现象,即是没有它自己一代的特点,而能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它没有汉人的经学而能有汉学之长,它也没有宋人的理学而能撷宋学之精。他如天算、地理、历史、金石、目录诸学都能在昔人成功的领域以内,自有它的成就。就拿文学来讲,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或制义称,至于清代的文学则于上述各种中间,或于上述各种以外,没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足以称为清代的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①

文学发展到清代,不仅各种文体都已齐备,文体资源的开掘也达到一定的程度,创作更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以致清人没有多少拓荒的余地,只能在守成的基础上做点雕镂润饰的工夫,丰富一下古代文学经验的艺术细节。叶燮论古代诗歌发展史曾说:“汉魏诗如初架屋,栋梁柱础门户已具,而窗棂楹槛等项,犹未能一一全备,但树栋宇之形制而已。六朝诗始有窗棂楹槛,屏蔽开阖。唐诗则于屋中设帷帐床榻器用诸物,而加丹堊雕刻之工。宋诗则制度益精,室中陈设种种玩好,无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虽未备物,而规模弘敞,大则宫殿,小亦厅堂也。递次而降,虽无制不全,无物不具,然规模或如曲房奥室,极足赏心,而冠冕阔大,逊于广厦矣。夫岂前后人之必相远哉?运会世变使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天也。”^②这段话指出了后人在追求文学独创性时面临的困难,

①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② 叶燮《原诗》外篇下,《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602页。